

《寂静之声》里的生命哲学

王 迅



作为方格子的首部长篇小说,《寂静之声》是一部生命之书,它以生命哲学与人本哲学为思想底色,直面个体命运的书写中贯穿着尖锐凌厉之风,而又不乏温暖、善意和慈悲。这部小说在审美质地上相当纯粹而老道,以至它能在江南日常的碎片化呈现中穿透历史与现实、家国与个体,以犀利敏锐的精神洞察直击读者灵魂,形成了独标一格的生命美学。

《寂静之声》关于生活史的书写没有陷入道德说教,而是致力于对生命本体的拷问。方格子说:“我几乎带着赴死之勇嵌入孩子们的命运,或者,确切地说,他们融进我的生命。”就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来看,作者以“赴死之勇”去拥抱她的人物,寻求与之对话的可能。她不只是把人物当作故事演绎的行动元,去任意摆布他们的命运,而是投注了自我的情感,在灵魂对话的基础上以

敏锐的体察赋予人物精神光彩。当然,方格子无意为她的人物代言,借人物之口浇自己块垒,而是匠心独具地以微观化的个体讲述,来呈现个体生命的渴望与骚动,生存的悲苦与屈辱,精神的守望与前行。而这一切,终究汇聚成生命之河,在时代洪流的辗转冲刷下沉浮、挣扎与寂灭。

从叙述方式看,这部作品是采用限制性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当然,这种限制性视角并不像通常的现代叙事那样,把讲述者锁定在某个人物角色身上,而是不固定的多变视角,或者说被分解为多元化的个体视角。作者藉由伊菲拉的回乡串起整个故事。亲缘叙事中家族成员轮番上场,在叙述视角的频频转换中推进叙事。叙述视角的个人化契合每个讲述者的身份和感受,便于情感、记忆、经验的还原,在血缘关系的统摄下形成散点透视的美学效果。家族长者顾长年、顾小年面对晚辈解密家族秘史,在人事变迁、世事沧桑中,把叙述引入历史的轨道。而顾家第四代顾念、顾米、伊菲拉等的讲述,又把视线转入现实中逼仄、卑微与无奈的世俗人生,同时辅之以顾及的亡灵视角,讲述家族成员的日常琐碎,因此,从整部小说来看形成了上一辈与下一代、个体与集体、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叙述结构。

务虚人格分析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也是方格子生命化书写的着力点。顾家是良溪人眼中的“异类”。良溪人传统守旧思维使他们对顾家报以好奇和同情,但实际上是将之“他者化”。顾家之所以贫困,在众人眼中是因为顾尚清思维异端,企图超越现实空间,心里藏着另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是被理想化的空间,因为与良溪之间差异

巨大而显得遥不可及。不妨举例,顾尚清常去田畝踱步,探寻缝隙中的通道,认定通道里隐藏着神秘启示。在那里,烟云水气,清俊通脱。爷爷每天窝在摇摇欲坠的纸槽屋,声称要制造出世上最有韧性的竹纸。妈妈信奉基督教,在清贫生活中心怀感恩。不难看出,顾家与其他良溪人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一个务虚,一个务实。因此,良溪人从务实立场去打量这个家族,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戏剧化的效果。

或许,读者将这种“务虚”看作一种精神追求,抑或把顾尚清视为不懂“世间常情”的幻想家。而事实上“务虚”与“务实”在小说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形成了闭环结构。顾尚清脱离现实的企图在小说中被反复强化。他制造飞机,而飞机如同大鸟,寄托了深刻的意义指向:一种打破生活现状的可能性。由此,众人眼中的“务虚”又转化成了“务实”。他异于良溪人的精神特质就在于一种突破现状的冲动,而这冲动源于贫穷以及由此形成的屈辱状态。因此,这是一部家族的屈辱史,同时又是一部关于寻找的心灵史,卑微的生命只有在寻找中才能重现生机。

顾家第四代离开故乡是为了摆脱屈辱,为家族挽回“面子”,赢得做“人”的尊严。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选择,但其实,这种选择的背后潜藏着荒谬的逻辑,隐含着叙事的张力。正如顾念所意识到的,“暮春的下午,阳光打在山峦上,绿意苍翠,透明晶莹。植物散发的清香味扑面而来。良溪这样美好,而我却在逃离。我所有的努力,是想给良溪顾家一份荣光,但我却要永远的离开为代价。我们刚度过食不果腹的日子,如今却要丢弃父亲抵命获得的土地。”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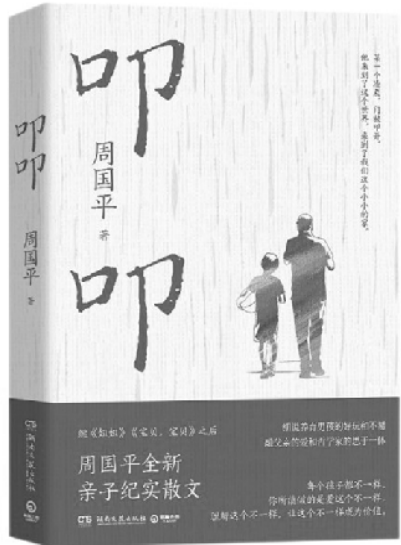
辱的生存之下,逃离固然是必要的选择,但其与故土的情感牵绊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与其说顾念的“逃离”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为了改变受人奚落和鄙视的现状,不如说是走投无路后的精神逃逸,是情感撕裂下的离开,隐藏着悱恻的精神结构,目的是为顾家赢得“一份荣光”。

这部小说以家族作为结构叙事的单元,通过顾家与苏家的姻缘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勾连起来,展现了生命化叙事的主观抒情特征。关于上一辈曲折坎坷的人生,尤其是顾小年、苏漫秋、苏漫澄、苏皖在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史与罗曼史,方格子有意突破传统的书写框架,没有像《白鹿原》那样把家族之间爱恨情仇融入文化叙事的范畴,展开关于两种文化之间内在矛盾与冲突的文学想象,而是把人物命运上的荒谬作为审美观点来处理,写出了卑微个体的意义追寻及其所蕴涵的讽刺意味。

将个体置于家族,把现实生存融入历史记忆,是出于方格子生命化书写中“身份化”叙事策略的需要。顾家人对“意义”的追寻虽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也有不同的路径、逻辑之分,但从根本上是为抵御人格尊严的失落状态。方格子对人性的洞悉基于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敏感,这影响了她对人物心理逻辑的判断。不难发现,就顾氏家族来说,对自我身份的敏感是他们所共有的心理,顾家女子的婚姻突出体现了这一点,文化身份的敏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偏见和悲剧感是方格子探讨的重要命题。作者从生在主义角度分析自我身份的不同层次,为人物命运的逻辑链条提供了生动注脚。

一张生命教养处方

胡胜盼



孩教养的温暖札记。在书中,周国平以一个普通父亲的视角,记录了儿子叩叩从出生到现在的教育成长故事,文字温暖细腻,情感真实动人。叩叩的童心、稚语、奇思、趣事,在周国平笔下灵动而意味悠长。

品读《叩叩》,既有作者与儿子生

活的点点滴滴,有人为父的喜悦、陪伴儿子成长的幸福瞬间,也有小男孩的种种生动、好玩、可爱,妙趣盎然。通过对叩叩的教育,周国平在书中总结出养育男孩的三大要点:“第一,在男孩的成长中,父亲的陪伴特别重要;第二,男孩好动,自制力弱,如何既不压抑好动的天性,又逐渐培养和增强自制力,是男孩教育中的难点;第三,男孩生长节奏慢,心智成熟晚,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耐心,不可急于求成。”

物有其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周国平认为,心灵的生长有广阔的空间,父母不能也不应该为之设定范围。父母能做的就是理解每个孩子的不一样,爱这个“不一样”,让这个“不一样”成为价值。叩叩,这个阳光男孩成长的道路尽管格外艰难,但成长的空间却又是格外广阔。

眼下,中国国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越来越沉重,逐渐形成难以破局的“教育焦虑症”怪圈已成当下普遍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做不焦虑的父母,是摆在大多数家长面前的现实课题。儿子叩叩在学校里并非老师眼中的“好学

生”,甚至是“差生”,因为他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差。“我很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孩子的成绩,而是在这个差生评价氛围下,他的心理会不会受伤害。”在周国平看来,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跟成绩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正相关的关系,也不是负相关的关系。“如果要算总账,我宁愿他人格明亮学习成绩黯淡,而不是相反。”对孩子来说,他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童年心理不健康、不快乐,那么这种心理问题将来在他的人生中随时会爆发出来。要做孩子童年的守护者,不要以特别功利的、世俗的评价体系去评价孩子。只有父母放下身上的担子,才能卸下孩子身上的担子,给孩子解压的前提是给家长解压。这是周国平针对“教育焦虑症”开出的特别处方。

这本书的结尾是周国平写给儿子叩叩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完全想象不出,我这个儿子的未来会是怎样的。他未来的路还长得很,我不作论断。也许未来某个时刻藏着一个奇迹,也是说不定的。如果他未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我坦然接受。我相信,良好的天性是他的守护神,他仍会是幸福的。”

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角色——读《枢纽:3000年的中国》

钟 芳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国际角色正在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中国,不仅需要处理好自身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需回应外界社会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关切与疑虑。如何准确、適切地定位中国的国际角色?如何在逐步扩大国际担当的过程中,实现和平崛起?青年历史学者施展全新力作《枢纽:3000年的中国》(增订版),正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一背景下,以时间和国际两个维度,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融汇了地理、历史、哲学、经济、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定义了中国3000年来一直承担的世界角色——枢纽。从而启发读者思考我们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环境变换中,该扮演何种世界角色,领悟驾驭时代变化的大智慧。

施展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西方思想史、文明史课程。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的今天,中国的现实历史处境触发他进入深刻思考之中。从酝酿到出版,《枢纽》这部作品花去施展八年时间,作者力图用更系统的方式,对“什么是中国”以

及“中国未来走向哪里”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多元一体的中国;从内部来看,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体系;从外部来看,中国是现代世界秩序当中的传输枢纽。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世界也无法摆脱中国发展的影响。

站在时代的关键节点上,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着未来,而对时代趋势的准确把握,都立足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枢纽》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回望,不断还原“中国究竟是谁”。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只有认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才能摆脱身份焦虑,理解自我与世界的一致性,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

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包含了中原、草原、高原、海洋等元素的多元复合体系,作者施展找到了一个核心线索,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它首先体现在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和中原连片农耕地区的超大规模上,在古代,这就构成中华



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的重要区别。其次,作为体系的中国内部既有大陆的一面,比如西部地区;也有海洋的一面,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化的整合凝为一个共同体。用这个线索,施展将从古至今的历史串联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框架。他连贯地解释了中国能够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

寄情山河 抒发壮志——读毛泽东《沁园春·雪》

李思法

“八公山”文艺评论（第八季）征文

毛泽东同志名垂千秋,才冠乾坤。

他的《沁园春·雪》,是一座瑰丽的诗词高峰,是一首千古绝唱的盖世经典,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壮丽画卷。

这首词的上半阙描绘了祖国山河冬日的壮阔美景,下半阙评古颂今,抒发了代伟人的革命豪情,大手笔,大格局,充分显示出雄浑、高峻、绚丽、壮美。

境界美。毛泽东同志写景横括千万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论史纵评数千载——“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颂今更有神来之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先写景,后抒情,借景抒情,层层展开,将景物、情感、志向有机结合,把景物之境、情感之境、思想之境融为一体,从而创作出壮阔、高远、奇特的艺术之境,气魄雄浑,豪迈绝伦。

意象美。面对雪花纷飞的壮丽河山,毛泽东同志展开丰富的想象。在他的笔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比喻生动贴切,把具体的自然形象上升为鲜丽、独特的意象,显得格外神奇和多姿多彩。

语言美。“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使用“千”、“万”大数字,使语言浓缩、凝练,富有张力,气度恢宏地囊括了大千世界。“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又显示出语言鲜活,有温度,有生命力,有亲和力。毛泽东同志用笔如神,妙句连连,处处出彩。

崇高美。毛泽东同志在这首词

新书速递

《宋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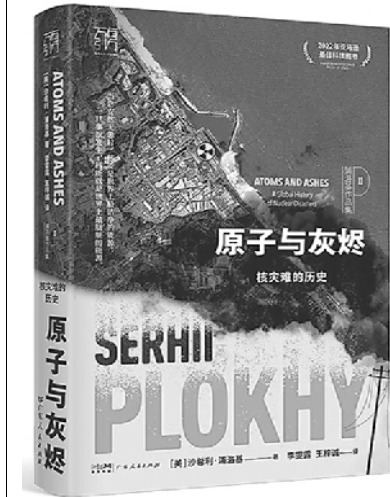
顾宏义 著

本书不仅细腻地还原了赵匡胤黄袍加身、雪夜定策、杯酒释兵权等重要历史现场,更详细梳理其作为一介出身平平的武夫,在一夕篡权之后,如何凭借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确立“尚文抑武”的国策,在南征北战的同时兴文教、重农商、布宽政、整吏治,不仅使宋朝免于重蹈唐末至五代武将专权之覆辙,也为后世三百余年奠定了“华夏文化登峰造极”的坚实基础。



《原子与灰烬》

[美]沙希利·浦洛基 著



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史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沙希利·浦洛基继《切尔诺贝利》之后,再度叩问核安全问,并试图回答: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故,是否只会出现在前苏联?

《豆子芝麻茶》

杨本芬 著

八旬老人笔耕不辍,谱就珍贵的平民史诗。《秋园》《浮木》《我本芬芳》作者杨本芬新作,写尽中国女性的挣扎与力量、坚韧与美好。她看见女性,讲述生死,凝视伤痛,倾听孤独,记录平凡,传递爱、记忆与能量。

